

## 壮族《百鸟衣》故事和穿鸟衣的传承

王明富

在壮族地区，民间流传着一个动人的故事——《百鸟衣》。故事讲述：出生在贫困家庭的一位“勒保”（小伙子），还未出世父亲因给“宙那”（田主、地主、土司）做苦工而累死，“勒保”自幼与母亲相依为命，给“宙那”耕田种地和打柴换米糊口。“勒保”小小年纪就学会耕田种稻、下水捕鱼虾、上山砍柴狩猎，身体十分健壮。一天，有只“侬韩洋”（白鹭）来到“勒保”家，他把“侬韩洋”当家鸡饲养。不久，“侬韩洋”竟变成了一个美如天仙的“骚星”（仙女），并与“勒保”结为夫妻。从此，“勒保”与“骚星”过上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美满生活。

好景不长，当地的一位“宙那”想逼“骚星”为妾，总是千方百计破坏“勒保”与“骚星”的幸福生活。“宙那”处处为难，但都被“勒保”和“骚星”用智慧战胜。“宙那”无法之下，强行抢走了“骚星”。临走时，“骚星”告诉“勒保”：“你去山上捕一百只鸟借鸟羽毛做一件羽衣，一百天后穿上‘百鸟衣’到‘宙那’家找我。”

“骚星”被抢，没有欢笑，只有一天天的忧愁，一天天地憔悴。为得到“骚星”的欢笑，“宙那”愿意出银两请人献计取乐，最终都不能获得“骚星”的一次笑。

“勒保”为了救“骚星”，历尽千辛万苦，淌过了九十九条河，攀越了九十九座山，捕来一百只鸟，借鸟羽毛做成一件“百鸟衣”。一百天后，“勒保”穿上“百鸟衣”飞到“宙那”家。平时愁眉苦脸的“骚星”见“勒保”舞动着“百鸟衣”就满脸笑容。“宙那”贪婪“百鸟神衣”，也为讨好“骚星”的

欢心，便脱下锦袍与“勒保”换“百鸟衣”穿。“勒保”借帮“宙那”穿“百鸟衣”时杀死了“宙那”。“骚星”和“勒保”借机远逃，一起到很远很远的地方，过着美好的生活。

壮族《百鸟衣》故事，产生于东汉至明、清时期的壮族“宙那”制封建领主制社会，是壮族先民鸟崇拜的文化印记。

追溯壮族先民的鸟崇拜，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的“鸟人图”，其历史悠久。考古界在文山州境八县发现许多双肩有段石器，是新石器时代出土文物中百越文化的代表性器物，是壮族先民曾经使用的遗物，可以证明，壮族先民早在石器时代就生息在文山州这块古老的土地上。在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，壮族先民在文山州这块古老的土地，留下了许多鸟图腾岩画，最有代表性的是丘北黑箐龙、丘北狮子山、砚山卡子岩画的“鸟人图”。

壮族濮侬支系的鸟图腾文化遗迹还保留在古壮语名词，如“人的魂魄”称为“骆命”和“命侬”，意译为“鸟命”和“绿色生命”。濮侬崇拜“骆弘”，“骆”指“鸟”，“弘”即“皇、王”，“骆弘”意译为“鸟之王”或“皇鸟”，即“凤凰”。壮族崇拜“凤凰”是早期鸟图腾的产物。

壮族先民认为，凡能上天的，都类似鸟，有翅膀。壮族原始宗教神祇挂图的“佬法吽”或称“乜双必”，指“雷神”，壮族的雷神形象是一位鸟首，鸟爪，有翅膀的巨鸟。对古越人的考古研究，考古界在河姆渡遗址发现六千年前的“双鸟朝阳”纹象牙雕刻件，该器长16厘米、宽5.9厘米、厚约1厘米，形似鸟窝。器物正中阴刻5个同心圆，外圆上部刻火焰纹，两侧各有一只圆目利喙的鸷鸟向对而视。画面布局严谨，线条虚实结合，图画寓意深刻，有人说它象征太阳，另有人认为是鸟在孵蛋，象征

对生命、生殖的崇拜。尽管说法多种，最终属于壮族先民创造“鸟文化”的源头之一。

壮族崇拜鸟，还传承穿鸟衣。今文山州，有土著民族壮族104万人，其中，壮族濮侬支系约有60万。壮族濮侬支系的女性，每逢节庆，还穿戴传统服饰，称“师侬”（鸟衣）。壮族鸟衣的特点为大袖似鸟翅，衣角椭圆上翘似鸟翼，壮语称“必迪兰”（鹰翅膀）；百褶裙在臀部著禽尾，壮语称“盘拜”（禽尾）；银项圈铸成鸟首，壮语称“图侬”（鸟头）；早期濮侬女性以束胸缠乳房如水鸟白鹭为美，壮语称白鹭鸟为“依韩洋”。壮族早期的鸟图腾文化遗迹，至今还保留在服饰上。壮族古籍经诗记载，要上天请神，去请壮语称的“乜堂温”（太阳鸟母），需派“囊阿”（鸦姐）和“囊犹”（鹰姐）飞上天去请。正因为壮族先民是崇拜鸟、崇拜太阳鸟母，西畴县上果村的女性，每年都穿鸟衣履行祭祀太阳鸟母的传统民俗活动。

壮族先民把自己称为“濮侬”（鸟人）或“骆越”（鸟的后裔），崇拜凤凰，一直流传神奇的《百鸟衣》故事，千百年来还传承穿鸟衣祭祀太阳鸟母，这一系列文化，已形成了云南文山壮族的“鸟文化”。壮族“鸟文化”是中华民族宝贵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，应该引起重视和保护。

2013年3月1日